

恥堂存豪

耻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鵝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梨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恥堂存稿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奏疏九首

卷二

經筵故事十三首

卷三

玉堂直日答問五首

書事三首

論二首

序五首

題跋三十二首

卷四

記十二首

卷五

說十首

銘五首

贊二首

雜著六首

卷六

五言古詩六十九首

卷七

七言古詩二十五首

卷八

五言律二十二首

五言長律五首

七言律二十五首

七言絕句十七首

臣等謹案恥堂存稿宋高斯得撰斯得字不妄邛

州蒲江人紹定二年進士李心傳辟為史館檢閱

遷秘閣校勘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為留夢炎所構罷官予祠宋亡隱居茗

雪間而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斯得父稼端平間知

沔州與元兵戰歿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其立朝

謬盡言惟以培養國脈搏擊奸邪爲志本傳載所論奏凡十餘事多當時切要今集中所存奏疏僅及九篇與本傳相較已不能無所遺脫然其于宋末廢弛欺蔽之象痛切敷陳皆凜然足以爲戒至其生平遭遇始沮于史嵩之中厄于賈似道晚擠于留夢炎雖登政府不得大行其志舉凡憫時憂國之念一概寄之于詩雖其抒寫胸臆間傷率易用韻亦時有出入而感懷紀事要自有激昂沈鬱之觀如西湖競渡三麗人行諸首俱可補姦臣

傳之所遺雷異雞禍諸篇竝足增五行志之所未備于宋末故事亦可以稱詩史矣案本傳載斯得所著有恥堂文集行世明葉盛棗竹堂書目亦有恥堂集七冊皆不言卷數後遂亡佚不傳厲鶚撰宋詩紀事採摭極博亦無斯得之名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次釐爲文五卷詩三卷用存其概而仍以元龔璠原序冠之于前至其宴趙尚書徐知院包知府樂語三首體近俳優殊非正格謹遵

聖諭于刊刻時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程晉芳

原序

宋季權臣柄政類惡直醜正故其賢人君子不得安于  
朝廷之上放棄江湖之間若恥堂高公為時所媚嫉而  
天下後世以其人不用為恨者也公鶴山先生魏文靖  
公外兄之子早年試會闈奉大對受告君指要于叔父  
終其身罔敢墜淳祐間繇學省以論時政詆斥嵩之既  
而儉腐相仍取敗者益甚屢以祕監召不起竭思誠辭  
根極事機寤寐矢之未嘗卹其私晚預廟議殫似道以  
快人神之憤更以不容去位而亦無可為者矣遯跡雪

川飢不復療時則藩翰如劉伯宣瓜爾佳士常求一識  
面惟考成人知訓至今人兩賢之

案劉伯宣名宣嘗為同知浙西宣慰司事

瓜爾佳士常舊作夾谷士常名之奇嘗為僉浙西道提刑按察使事二人並元史有傳此云求一識面蓋宋亡後斯得隱居公之仲子純彥韓孺甫居吳中與予同里

湖州時事

巷者二十年竊獲闕所著述易詩皆有說諸史有抄杜  
佑通典有增損若孝廟實錄則嘗秉筆太史氏卒就遺  
編以自靖獻者也韓孺沒二子幼往之錢塘聞其客授  
以養母不墜家傳幸以書來曰吾祖存稿尙論之士儀  
圖之若詩篇奏疏已刊摹若干卷子實知吾家世盍敘

其梗槩焉予拜受而敬贊曰廩廩乎屈原之離騷懇懇  
乎劉向之先見不幸而無一不驗矣先生之志亦足悲  
夫先生蜀人也坡公當熙豐變法時顯譏深刺犯難而  
不顧亦獨何心在當時君相猶或感悟耳迨崇觀後倡  
為豐亨豫大之說雷同一聲豈無君子豈能忘其君進  
而諫之孰其從退而諷切之孰其聽哉沿今以溯古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要不過使人無以致  
其忠君愛國之心于是家國天下隨之耳嗚呼昔吾先  
正其言明清即其所傳有關於人心世道之故人能不



興起于是乎蓋名山之藏次第出矣龔璠序

聰堂存稿卷一

宋

高

斯

得

撰

奏疏

輪對奏劄

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闈每惟此官蓋古宗伯之屬以佐掌邦禮為務職分所繫至為不輕故嘗日夜深思欲于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求為補于國家之大政者而得其說敢為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

以守其國者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別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下之人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踰越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憑藉維持至于數百年之久用此道也周室旣衰禮制大壞秦漢繼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諸侯驕橫而漢法不得行外戚顛恣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縱而朝廷不能治漢之宗社遂以陵夷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歎而孜孜于述舊禮明王制以救之也我國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敗

原于禮制不立故創業之初立綱陳紀爲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獨以爲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光亦謂大宋受命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是以百年之間教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藩臣闖戚壞國喪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綱紀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也然臣觀自頃以來祖宗典則之舊寢以隳廢壞法亂紀之風漸不可制竊爲陛下憂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戚畹葬埋過于侈汰以濶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頤指氣使駕朝

使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橫則又甚焉有縱恣輿臺囊橐巨盜而邀求內批以免死者矣有嗾使僧卒伐人宰木而躡籍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禮犯義在崇觀政宣之間固不以爲怪而隆興乾淳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略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旣已決隄壞坊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復無一人敢逆遏其橫流至于都司少有牴牾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其于聖德能不虧損乎恃恩犯法之徒能不踴躍而攘臂乎政和間諫官黃葆光上疏

請裁抑省吏朝廷方爲施行忽降御筆手詔云于豐亨豫大之時爲五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葆光移符寶郎堂後官醵錢入寶籙宮作千道齋以報上恩自是省吏之橫不可復制臣謂今日事雖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無以大異政刑俱失遠邇效尤無怪乎民挺于斂攘吏肆于豪奪而略無忌憚也臣願陛下思聖人爲國以禮之訓而致行之法三代之所以得監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親昵之私情毋使憑藉扶持之地日尋斧斤以至于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

可及救乎臣以禮為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恕其狂僭案宋史高斯得傳理宗淳祐四年斯得為太常博士是疏首云共貳禮闈後云以禮為職當是官太常博士時所上

上言學校疏案史嵩之傳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太學生黃愷

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趙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又劉漢弼徐元杰傳淳祐五年六月漢弼官左司諫元杰官國子祭酒皆暴卒太學諸生相繼叩闕訟其中毒是疏中所云權姦指史嵩之所云師儒毒死指徐元杰當是五年六月以後所上

臣伏見陛下邇者加惠三學既頒奎畫以賁儒宮復命

學官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聖意所屬昭如日星中外方鼓舞踴躍以誦聖德乃聞忽以小過上觸霆威至煩御筆特申警戒天語峻厲聞者怛焉雖其不自愛重頗孤獎勸之意然以醉飽罪人恐非盛世之事議者皆謂聖度天寬本無訶問之意特一二邪臣原註陳司業振孫等託權姦欲為報仇故乘機激怒而為此耳尚賴聖明曲全事體釋而弗竟不然豈不動搖局面而墮小人之計乎夫政教未更之初明倫一疏為羣言之首國家否泰剝復之機實嘉賴之何可泯沒自爾以來指陳時事類

自切中師儒毒死則白發邪黨之陰謀訟獄誕謾則顯斥小人之姦狀御史非人則夜草叩閣之疏而求力爭直士遭擯則亟貽光範之書而求反命凡皆以維持國是摧拉姦萌其有功國家如此縱有大過猶當加宥況區區杯酒之失哉且自昔人臣雖有大罪上之人猶遷就而爲之諱如曰簠簋不飾帷薄不修固未嘗斥言之也今明詔自親其文曾不少加覆護豈所以令衆庶見乎臣願陛下以學校爲重錄其大節棄其小過毋聽邪人溢惡之辭遂生厭薄摧挫之意庶幾多士氣節猶可

保全小人聞風知所畏憚其于國家大體誠非小補臣之職業頗關學校故敢縷縷言之惟陛下擇焉

應詔上封事

原註淳祐六年正月時爲秘書郎案篇中大姦嗜權亦指史嵩之

臣竊惟日食之災固非小變其在今日尤爲非常蓋以歲言之則適在丙午國家陽九之會也以月言之則是謂三始前代之所惡也以日言則朔日辛卯詩人之所醜也凶裁參會厥咎已彰況未食之前曠陰累日霽于一朝譴告曉然不啻面命旣食之後餘分逮闇光不及還諏之羣言良非美兆陛下克謹天戒若稽舊典豫思

所以飭躬正事監塞大異者罷元會而不講避正衙而  
不御卻壽觴而不舉復下明詔敷求盡言聖心憂勞羣  
下震恐臣幸以虛薄備數周行懷欲効愚久矣敢不奉  
詔而悉陳之臣伏覩陛下斥去魁孽更新大化以來夙  
夜刻厲欲以懲革曩弊改紀庶政非不至也然行之踰  
年課其成效茫若捕風繫影曾未有以小慰海內之望  
臣竊惑之大姦嗜權巧營奪服將以遂其三世執命包  
藏睥睨之志陛下惕然覺悟奮獨斷而退罷之是矣諫  
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或議

奪其麻而壞之陛下苟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嚮渙釋  
羣疑顧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  
勉傳諭委曲誨姦俾于襲絰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  
祠命苟塞人心抱擁存全如護拱璧夫以蔡京之去俾  
之謝事又削其十一官而謫之杭州凡有鄉里姍姍比  
爲死黨者如宋喬年葉夢得林攄之徒悉皆逐去不得  
親近人謂上意堅定不可回奪矣曾不三年復還相位  
窮凶極惡以階政宣之禍今罪與京埒而罰不傷其毫  
毛又有姦人貪其重賄休其甘辭于密勿之際日夜乘

間伺隙而陰爲之地焉是以訛言竝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臣竊爲陛下凜凜也皇嗣未建國本久虛頃歲以來言者唇腐齒落不知其幾疏矣陛下始而玩中而疑終而諱焉英宗之選育也仁廟春秋二十有六孝宗之選育也高廟春秋二十有五雖未正名號而聖意固已定矣陛下之年視二祖何如也顧優游不斷未有專屬非玩歟羣臣立長之論雖涉乎嫌然皆發乎忠誠非有他也而陛下深怪其說非疑歟近者一二小臣論奏及此

竊聞宣諭宰執咎進言之煩非諱歟自頃以來諸臣杜口矣日愒月邁罅隙不塗安知無如定陶賂遺後宮求爲漢嗣者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受之將以傳諸萬世其可牽于私係而不以大公至正之心早正而素定乎大臣者貴乎以道事君者也今也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所當執奏也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所當裁抑也則不從中覆而遽命揣上之不嚴于絕惡也則進其餘黨而嘗試意上之追仇乎盡言也則擇其甚者而排詆嫉正而庇邪

善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凡其過失見于羣臣之論奏者固已不少陛下基年之間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無怪乎望治之勤而收效之遲也臺諫者所以主持公是者也祖宗之時言入輒行無所回撓將以養其氣也比日以來厭其強聒求以箝之乃有所謂宣諭者焉權凶逸罰交章請罪則諭止之扈帶私授抗疏論列則諭止之且陛下以此官爲何官耶蓋明目張膽立于殿陛以與天子爭是非可否者也顧可諭止之乎諭之其可止乎王十朋有言紹興未臺諫

奉行天子風旨有宣諭使言者有宣諭不得言者臺諫之職言不行則去其可受宣諭乎臣謂今日之病何以異此摧其氣挫其銳則精神風采亦日銷月鑠而已矣陛下果何便于此侍從者所以論思獻納補闕拾遺者也祖宗以來蒐覽俊乂列布禁塗朝廷一有闕失言語議論之臣交唱迭和圖維正救是以事無過舉今也班聯寥落虛位孔多職業隳廢氣象衰繭國有大事言之而無助爭之而無黨政之多糝抑此之由謂當世之士果無足以充是選乎則極論綱常一斥不復者其人也



執憲端平拚除非類者其人也疏陳三漸力排闖戚顯  
劾二姦肅清宮禁者又其人也若此數人漢廷公卿孰  
有出其右者誠能聚之本朝豈不足以折羣邪而奪之  
氣今也或棄之而不召或召之而不力天子嚴憚而不  
復東記大臣觀望而不敢薦延望實之不收乃徒謂人  
才乏使而目前之苟可以充數豈可厚誣哉刑賞者國  
之紀綱也賞公則人知勸刑肅則人知懼人主所以御  
天下者惟此二柄而已其可使之私且褻乎貴介怙親  
第賞重複西垣駿正遂非不省恩舊干澤汗玷郎闈瑣

闖塗歸而終置不問賞不私乎近臣毒死謀出權姦國  
人戶知賊豈難得發姦摘伏者非但失職又曩橐之典  
獄訖威爰書誕謾敕榜掛壁跡捕渺茫朝廷弗竟也三  
凶流竄令非不嚴乃有廋伏近畿狎玩國法州郡故縱  
曾不誰何搢紳傳言相與憤惋舜之流四凶族曾不如  
此刑不褻乎兵財者國之大政也治兵莫大于謀帥理  
財莫先于節用淮閩吳懦擢自權姦趨向旣邪緩急難  
倚今縱不能選威望臣以代之見大夫之中豈無可任  
遷延歲月重于易置豈非憂邊思職者之過乎敵窺南

徼事已數載邊臣交奏日駭聽聞夫敵之往復誤我者  
久矣而廟堂之上將信將疑應接常緩飭兵衛峙糗糧  
結邊丁撫夷落繕障塞明斥堠非知兵者不能辦也乃  
蹈常襲故不急擇才臣以畀之萬一邊境不支北騎奄  
至自嶺以南無復橫草之備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軍政之闕孰大于此國家版圖數年以來蕩析幾半承  
平用度不損圭銖譬如衰敗之家產垂盡而費如昔雖  
不困不可得已邊陲久戍饋餉日繁鹽滯楮窮國計大  
屈此何時而土木不休好賜無藝白鶴新宮斧斤之聲

未絕帥臣賜第版築之役將興聞之道路又謂宮掖之  
間案明禋之舊比責幣帛于版曹貢篚之地旣虛至乃  
輒移他幣以應命由是而推橫費侈用外廷所不得知  
有司所不得會者可勝道哉邦財之蠹孰大于此陛下  
臨政願治非不焦勞而如前所陳無一矜志可不思其  
故歟蓋自端平親政以來號曰更化者屢矣然其所謂  
更化者不過下一詔書易一宰相而已至于大化之本  
關乎氣運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當更而不更者則固未  
之思也本者何非陛下之心乎陛下未明求衣寒心銷

志見于視朝聽斷之時親近儒臣詢訪得失見于旃厦  
從容之際雖堯舜之兢業文武之憂勤不是過也然閭  
閻小人妄議聖德或爲謹獨之地立意之未誠燕閒之  
時窒慾之不固貨利蝕吾之明者也不殖之戒未嚴  
大姦覬還私獻絡繹相位偶缺多藏交營君臣之間相  
覲以貨相賂以利此桓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  
至于便嬖側媚之人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尤足  
以爲清明之累腐夫巧譖而使傳幾搖妖嬖外通而潛  
開邪徑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

希矣夫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不于是乎洗濯磨淬力  
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爲虛言亡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  
天心之所以未當而大異之所以示警也雖然是心之  
非更之雖在陛下而格之在臣陛下斷自宸衷竝建二  
相所以責望之者特簿書期會之故錢穀甲兵之間而  
已繩愆糾繆陳善閉邪蓋將以爲澄源端本之地也舍  
是不圖而汲汲于末流豈足以爲賢相哉必力定國本  
如韓琦挾孔光傳以悟上心而犯顏逆指非所懼必決  
去小人如司馬光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而挑怨蹈

禍非所恤必止絕內降如杜衍之積至數十連封面還必裁抑嬖倖如陳俊卿之面質上前力去淵覲其能及乎此也則陛下以此望之庶乎言動造次交警迭規涵養薰陶潛感密悟必使人主一嘖一笑之間無往而不中其度焉夫如是而後大臣之責盡大臣之責盡而後陛下之心正陛下之心正而天下之事始可次第而理矣孟軻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陛下誠能銷變弭殃以彰更化之盛則孟軻所謂更者盍亦反其本矣臣西南寒儒頃以庚子冬雷

應詔上封事乞陛下擇才竝相以是忤史嵩之流落三年不自意得逢陛下更新大化再玷周行日覩歲旦日食之異敢不奉明詔吐其狂愚狂瞽干誅惟陛下幸赦

直前奏事

原註淳祐十二年七月時以秘書少監兼侍立官

臣待罪蓬山錄錄無補陛下過聽擢之攝承記注辭不獲命日夜思維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適觀國家有非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皇皇汲汲卽為陛下言之臣竊見六月以來饒州衢婺台處嚴陵建寧南劍邵武諸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以千萬計父老咸

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懼推原致之之由求以盭塞之乎臣觀漢儒言災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爲必然之理故人或不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頤蘇軾朱熹謂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臣今採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真有若合符節者試枚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木橫興毀徹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

感天地之精致異招災莫大于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辟暹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嘗嬰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姦久而不召者當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維艱至于詔旨所趣命召所加則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壅遏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水爲災道人者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歷元

祐之治望之而因以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小人有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于天性而草茅叩閭或觸鯨隸之辟事爲劄見聞者驚疑至于州縣之間冤獄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內外臺臣以其肺腑噤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垓榮若也則反擁護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絕理若

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略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吏侵漁冤苦無告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刀鋸之餘氣燄日熾士大夫無恥者赴壑投林倚爲內主而郡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以瀆聖聽發命不衷

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  
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牒攷之時事信而有徵至  
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爲偶然而不急圖所以銷弭之乎  
今避殿減膳罪已求言旣寂無聞所以寬恤詔書辭氣  
平緩殊無哀痛惻怛之意二府引咎歸政之虛文猶不  
知改至于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存若亡未聞有慨然  
以納溝由溺爲已責如救頭目然而圖之者此臣之所  
以甚惑也程頤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爲  
感所感復爲應今災變如此忽而不圖臣恐感應反覆

殆無終窮不至于大傷敗不已況陰盛陽衰蓋昭然兵  
革盜賊小人將起之徵而于五勝之運尤我國家之所  
甚惡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臣言亟下求言之  
詔博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速反忤旨諸臣  
必遏絕邪說主張善良必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惠  
邊民救其死亡必抑遠倖臣絕其干撓信能行此六者  
不惑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  
然臣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  
復有隱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至衆劉

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爲言其論治世之事曰衆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曰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廷膠戾乖刺災異數見蓋反覆言之至爲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終焉若向者亦可謂能銷弭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勵精思治所望于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戒勉勵非不諄切奈何纖芥之隙不杜佩劍之風寢成讒人交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輔佐人主變理陰陽何等

職分顧不以臯夔濟濟相遜者自勉而甘心于衰世背戾之風然則乖氣致異涌水爲災二相安得不自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災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爲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貼黃

臣伏觀御筆以諸郡水災分命朝臣體訪被災輕重宣布德意且令有司給降錢米賑濟仰見聖天子憂



念元元不遑寧處之意然臣謂近年以來所在常平  
義倉例多羽化況當水毀之後儲蓄抑又可知若令  
有司專仰此以充賑給必成文具竊見仁宗皇帝慶  
歷八年河北水災特出內藏庫錢帛令三司轉漕斛  
斗賑贍嘉祐元年河北復被水出內藏庫絹二十萬  
匹銀十萬兩賑貸神宗皇帝熙寧元年詔三司支錢  
五十萬貫賜河北轉運使應副水災諸州支用以免  
科擾民間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浙東西水災蠲免百  
姓身丁錢絹于內庫細支撥還戶部以充軍用祖宗

愛民之切于有司賑給之外又捐朝廷內帑錢物以  
助之實惠及民不爲空言所以人心感悅天意易回  
雖然此非祖宗已然之事亦陛下之所親行者紹定  
二年台州大水命常平使者葉棠移治經理發豐儲  
倉米十萬石封樁庫錢五十萬貫以充賑濟修城之  
用是時楮價四倍于今計五十萬爲今二百五十萬  
視三祖所捐蓋有過之今被災之地旣廣舊比固當  
悉援然亦安可漠然視之而徒責之諸司州郡乎臣  
竊料陛下痛傷赤子死亡未必不欲捐緡賑之特大

臣每事蓄縮逆畏陛下或有所靳而不敢言耳且紹定賑台之事彌遠猶能行之曾謂二相之賢而獨不能爲之乎夫居鈞軸之地遇國家大災變拘文牽俗躊躇顧慮不能稍稍度外行事以慰天下之心而曰國力方屈吾爲朝廷惜費殆不得謂知務矣臣謂三使者之行當各以二三百萬緡自隨所至酌量被災輕重均濟近郡又當兼給以米庶幾實德宣布可以轉災爲祥朝廷每造一宮建一寺其費動以數千萬計若捐百之一二以活十州數百萬生靈之命其爲

福田利益蓋有大于宮寺者矣陛下若以臣言爲可採伏乞睿旨降付三省疾速施行

轉對奏劄

臣比因水災直前奏事冒進瞽言聖度如天不賜誅斥在臣愚若可以止適當轉對義不容默是用再披心腹極陳于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見自諸郡大水以來廷紳有奏疏上封言得失者方諸盛明不諱之朝未及百之一二已聞或者惡其謹諷指爲已甚邪說乘之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此說一行其禍足以亡人之

國臣安得避空言之名不爲陛下分明之乎夫所謂空言者謂其高談闊論遠于事情揆諸古則不合施于今則有害如戰國橫議如西晉清談若是者信無補也今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厲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邊寇虐蓋書所謂乃言底可績詩所謂我言維服者也而顧以爲無補于實政乎夫臯陶之言雖惠非帝舜底于行則無以致泰和之治傳說之言雖良非高宗聞而行則無以成中興之功今也言不悖于臯說而陛下不能如舜高宗之行不惟不行又從而咎之言

果何罪哉且諸臣之言其切劘陛下也謂敬畏不可不存謂貨色不可不遠謂國本不可不正謂大倫不可不厚謂大臣不可不信謂政本不可不一謂臺諫不可不擇謂輔相不可不和謂任賢不可不堅謂去邪不可不力謂土木不可不罷謂用度不可不節謂戚里害民不可不戢謂宦寺撓政不可不懲謂凱必昂英諸賢不可不召謂堦榮與簾怙惡不可不罰謂黥隸草茅之失不可不悔謂輕蔑學校之罪不可不正莫非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堯舜禹湯之聖不是過矣而陛下亦嘗用

一言于此乎其砥厲大臣也謂君心之非不可不格謂  
內降之命不可不還謂開忱布公不可不廣謂辨別邪  
正不可不明謂協恭和衷不可不務謂分明植黨不可  
不戒謂鄉曲之私不可不克謂功利之徒不可不遠謂  
器使人才不可不當謂振拔淹滯不可不公謂天災流  
行不可不畏謂下情壅闕不可不通謂小人之類不可  
不絕謂師儒之去不可不留謂去惡之心不可有所私  
繫而不用謂進賢之道不可有所觀望而不力亦莫非  
可行之言也設盡行之則臯夔周召之賢不是過矣而

大臣亦嘗從一事于此乎夫諸臣之言如布帛之必可  
衣穀粟之必可食用之則治舍之則亂斷斷乎不可易  
也今一切以爲空言而莫之省不知舍是將以何者爲  
實言實政乎抑臣聞之道路又以爲今日之病在于人  
主無用言之實大臣無受言之量無用言之實其未必  
至于玩諫無受言之量其未必至于罪言玩諫固不可  
罪言則趣于亡也如水之就下矣故必聖主充容納之  
美而進于用言之實賢相絕忌諱之心而拓其受言之  
量夫如是則諸臣之言皆見于用何往而非實政乎昔

孝宗皇帝勵精爲治總核名實羣臣進說多見施行當是時百官輪對翼日必命宰臣進呈擇而行之一時善政多出于此廷試居下列者命詳定官節錄論利害事實處類聚以聞以廷紳之言爲未足也謂前宰執侍從亦有獻納論思之責已見利病聽非時聞達欲以知州縣民情若是者可謂有用言之實矣故臣願陛下以爲法王安石之爲相也不恤人言甚至子加罪司馬光論青苗則退司馬光蘇轍論條例司則逐蘇轍劉摯論助役則謫劉摯蓋其未相也嘗有詩曰爲客當飲酒何預

主人謀及其爲相力行此詩故深惡人議其失若是者可謂無受言之量矣故臣願大臣以爲戒今天下大勢剝爛蠱壞無一事堪舉目獨言路一脉如縷不絕是乃國家之元氣也主張扶植猶懼不振奈何又加詆訾而沮抑之乎或者徒疑諸賢之來不過譏譏騰口一闕而去不知于國于身一切不恤而妄求詭異之名自非大狂躁之人何至如此而可以是例目之哉臣謂空言之說好名之語皆設罟羅于國中欲一網君子而盡去者也其言最易入其禍最難言願陛下如淫聲美色以遠

取堂存和 卷一 晉校  
之而毋輒惑焉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  
不深留聖慮者也臣屢觸天威無任隕越惟陛下幸赦

留趙給事奏劄

臣伏覩御筆趙汝騰除翰林學士陸德輿兼給事中除  
目一出人情震駭以爲汝騰在瑣闥僅兩月凡所繳駁  
皆國家大事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憚一旦隆以虛名  
奪其要職事出匆遽莫知所由或謂陛下朝逐徐霖暮  
奪汝騰之職蓋以汝騰嘗屢薦徐霖而霖所恃者惟汝  
騰故疑霖補外必爲汝騰所繳遂先事而移之若果因

此臣竊以爲誤矣霖數年前頗有時名汝騰薦之亦未  
爲過但其再來遂負虛驕之氣傲睨一世自以人莫能  
及至于因講學異見攻訾蔡抗王佖等爲姦人昌言于  
君父之前則無忌憚甚矣汝騰亦知其狂且見天語峻  
厲霖猶未去與臣亟至其所居趣之使出霖始踉蹌肩  
輿而去臣居與霖隣實目見之以此而觀霖命至瑣闥  
汝騰必不駁之明矣或謂汝騰徙他官非由霖故自以  
繳駁諫章所論社倉等事因欲陛下出之于外而陛下  
欲兩全之故徙汝騰他職若果出此臣尤以爲不可夫

邪正是非天下自有公論而汝騰所言葉大有之姦有無亦何可得而欺者陛下但當問其言之是非而去留之可也若不辨黑白但欲啗以好官使之薰蕕竝處汝騰行己有恥者也其肯道不行言不聽而包羞忍恥以就華職乎是則名曰遷而實逐之也且陛下更新大化名曰收用諸賢其實皆置閒曹徒爲觀美獨汝騰粗居要處得行其志宗社所賴惟此而已一旦驟奪其職付之柔佞拱默之德輿使汝騰以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遠引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聞之必大驚怪

以爲朝廷局面轉移國事至此賢者力爭而去小人躡躍增氣而來蓋理勢之必然者豈不搖動四方之人心哉臣言及此非敢求名非敢爲黨蓋赤心血忱深痛陛下改紀僅數月而初意遽變已有土傾瓦解之氣象淪胥以敗特在旦夕間故不自知其言之狂至于此耳臣願陛下以宗社生靈爲念毋蹈係小子失丈夫之戒亟以封駁之職復還汝騰使之有辭復留以繫人心以安國步不然臣汝騰之所薦也又頃者使還入對首言更化機括惟在五六臺諫而非其人是以妄議臺諫者也

當與同去其可獨留伏乞奮自神斷併賜罷黜臣雖沒齒田間其甘如薺干冒威顏不勝俟罪之至

輪對奏劄

原註六月六日  
時爲著作佐郎

臣猥以菲材濫竽東觀每懼尸素無補秋毫茲幸登文石之陛以望清光敢輸翼翼之愚少殫忠報之分惟陛下垂聽焉臣嘗靜思當時之故竊以爲關乎宗社之存亡者不一而足陛下神明之慮旣有所遺而二三大臣復皆視爲故常莫有赤心血誠身任其責者是以大化雖更羣賢雖聚而天下之勢反日趨于危亡而不可救

止也且今日關乎宗社之存亡者陛下亦知之乎姦邪有復出之憂強敵有必至之勢國計有將敗之虞三者其機已兆其形已成大臣分任其責汲汲以圖之猶懼弗濟而可漠然不痾瘵其身乎權凶去位以來所締結者莫不壞散所排斥者莫不收用攻訐之疏多見施行朋比之儔悉就流竄戚里之與爲媼婭者又奉詔而停婚上心若堅定國是若昭然士大夫皆舉手相賀曰自今其無反覆之憂矣臣竊以爲未也何則內庭之耳目故在而外邪愈急于窺覘都城之巢穴未破而姦朋猶



存于依據帷幄之臣邪正混淆固有覘顏候色援助小人如鄭居中之主蔡京諫憲之任忠佞錯糅固有柔邪深險默伺時變如楊畏之主章惇在廷百執事出死力以排姦者百無二三希後福而中立者十蓋八九甚至陰持異見以力沮草茅之公議陽附善類而甘爲權孽之私人指目昭然有不可揜嗚呼國家之多釁如此非宰相之責乎夫成周冢宰以正百官爲職者也而王之六宮亦統焉今羣臣龐雜甚矣宰相所當別其淑慝爲上一分明之至于宮禁奇袤黷貨外交人言籍籍豈可

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啓窺覷之漸是得爲知其職分矣乎罅隙之不塗幾微之不察一切以虛心無我之道待詭譎變詐之人蹊術旣熟羽翼旣成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雖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故姦邪有復出之憂宰相之責也數年以來敵攻雲南傳聞日駭荆蜀廣右所奏略同聞

其將帥最能行兵批汴擣蜀咸襲其背則兵出奇道蓋其常能無足怪者廟堂之上雖尚致疑而宥府之臣蓋嘗論建今旣任主兵之責矣則向之所陳固當力守而速圖之且其所謂命蜀帥撫結諸蠻邀截障蔽命廣帥駐邕州守控扼險阻者陛下亦旣亟從其議矣今閱數月蜀之所撫結者何族廣之所控扼者亦何地招募戍卒孰任其事聯結峒丁孰尸其責遣使以訪境外之事終何所聞易帥以任經理之寄果何所就夫古之大臣圖事揆策不爲空言發慮出謀動有成效不以敵國緩

急爲作輟不以人言有無爲勤怠今旣以知軍容萬里之情見推于天下矣及至謀人之國任人之事當存亡關繫之秋無始終負荷之志悠悠泛泛自同衆人陛下專屬之意固如是哉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闡幕以謂大理久已降敵而朝論方在疑信之間可爲痛哭幕府之言必有自來不識是說也闡帥嘗以白于廟堂否乎萬一有之而闡帥不以告二府不及知則亦誤陛下之任使矣夫以知兵之臣居本兵之地而又專任主兵之責疆事安危衆所交屬乃令敵人謀我而不思所以待之

危機將發而不圖所以救之一旦鐵騎長驅電發焱至江沱之門土傾瓦解任事之臣寧得不執其咎乎故強敵有必至之禍主兵大臣之責也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用度不給尤莫甚于邇年聞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蓋鑿空取辦者過半而後僅給一歲之用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楮而已矣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剝爛糜滅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豈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陛下愍國計

之屈分命大臣顓領其事蓋將使究本末源流而圖維變通之術也固當會出入之大凡察盈虛之至理破苟且之弊習爲經久之遠圖今也不惟理之無術而反耗之日甚大農經用廩廩不繼額外創給日以益多大兵之券不詢之有司一日之間而頓增三十餘萬淮蜀制臣以科降爲請則一捐亦各千數百萬其他凡所饋給視舊悉增夫軍旅之費誠不宜惜然不度其力不慮其終豈不甚乎且理財無他道亦曰去其蠹財者而已矣蠹財之大者莫若軍旅而宮掖次之今江淮荆蜀符籍

半虛主帥務私資爲囊橐根株盤結未有能窮其姦利而一清今主財之臣亦嘗以覈軍旅之實爲請乎六宮橫費浮淫百出羣奄羽化要索無藝嬖寵祈恩賜予日繁外庭不敢問有司不得計也今主財之臣亦嘗以省宮掖之用爲請乎濫費之不節宿蠹之不除乃徒張官置吏日事紛更緣飾美觀隳紊體統使才名之士不容而嗜進之士得售國家用度日以不給蓋有如賈誼所謂大命將傾莫之振救者臣不知何以善其後乎故國計有將敗之虞主財大臣之責也夫姦邪能覆人之國

能亡人之國而財用空竭猶之血氣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有一于此已可甚懼況三患交至而無人焉以任之可不爲之寒心哉且是三者本皆宰相之所當總執政之所當預而非可以分任者亦旣謀之不臧而分任矣則職分所在可得而辭其責乎雖然臣又竊有疑焉何則二三大臣責任雖不同而心不可以不同側聞廟堂之上同異寢彰道路傳言抑難深信然國論未固窺伺孔多纖芥一開何事不有目前百怪且將舞魍魎而號狐狸禍亂相尋往往出于衆人之所易宗社之憂又

豈特一去位之姦而已哉故以人才言之執政當進其可進而不必望其爲助宰相當用其可用而不必疑其植黨以政事言之宰相所當謀諸同列毋獨運以貽自用之譏執政所當告諸長官毋專達以取侵權之誚如同舟而期于共濟如共車而主于能行夫如是慶歷元祐之治雖未能以遽致紹聖元符之禍尙庶幾其可紓乎然而臣尚有說于此請得以終陳之夫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二三大臣信有罪矣待遇之未誠信任之未篤愚臣妄謂陛下亦有過焉何則嘉祐之定國本任

其責者韓琦也今陛下以爲家事而獨謀于左右之嬖御元祐之擇臺諫預其議者司馬光也今陛下懲創太過而專決于寵幸之從臣伸國法以繩橫恣廟堂之責也卒壓于威命而中輟內降以抑僥倖宰相之事也竟屈于宣諭而奉行彼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方赧然以冒其所愧又安能展布四體以志伊尹周公之事業哉臣願陛下推誠以待之虛心以任之毋以小謀大毋以內圖外而使大臣得以粗伸其志焉如此而猶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以負任使則天下之責固將歸之而

不貸矣臣出位有言無所逃罪惟陛下幸赦

彗星應詔封事

案宋史理宗本紀景定五年七月甲戌彗星出柳是賈似道擅政時

臣伏觀七月初六日以彗出柳星許中外臣僚直言時政缺失者臣一介妄庸受性愚直淳祐末禩蒙陛下擢貳蓬省攝承記言竟以遇事妄發得罪而去已而朱熠沈炎何夢然之徒相與捃拾坐廢十年自分此生永訣聖代無復一言關於陛下之聽矣不謂垂死之年乃承罪已之詔諄勤懇惻導之使言臣目覩皇上震恐大禍將至其敢畏避權勢不罄其所懷以負聖明乎謹瀝血

忱以羣臣所必不敢言陛下所必不得聞者爲獻惟陛下幸聽臣謹按國史徽宗皇帝崇寧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光芒長十餘丈徽宗大懼日進蔬食每夕焚香涕泣至數百拜星沒乃止于是慨然深照蔡京之姦不由人言奮自威斷即日罷其左僕射凡京所爲政事一切罷之除毀黨碑凡元祐姦黨指揮二十項悉從蕩滌停罷補注方田廢三衛徹園土更學法復科舉罷後苑製造蠲六尚貢物以至茶鹽錢法竝照戶部議改內外百姓歌謠鼓舞溢于塗巷近世以來以實應天精切勇

猛未有過于此者後嗣安得不取法哉陛下數年以來專任一相虛心委已事無大小一切付之果得其人宜乎天心克享灾害不生禍亂不作矣而庚申以來大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繼以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大翔民命如綫景象急迫至此極矣今又重以非常之異妖星突出光芒竟天夫柳爲鶉火火者國家盛德所在而彗出焉其變不小若非朝廷政事大失人心則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乎臣請得而枚數之祖宗立國一本忠厚大姦巨蠹始加流竄今也大臣輕于用

之以怖異己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停遷放無月而無威則立矣如斷喪祖宗忠厚之澤何士大夫以仕進爲業者也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控持扼塞動觸新制進退無門旅困顛連有歷二三歲竟不得一缺而去者又使輕銳少年數人日夜改七司法鍛鍊增加日事刻薄惟恐一人之得進至己所欲與則雖碌碌下流超資越序而無所忌憚也人才難得自古而然竝蓄兼收猶懼乏使今也以意向爲用舍以黨類爲去留自非素出其門皆棄不錄遂使懷才抱藝之士沈廢流落咨

嗟憤怨有錮人于聖世之憾豈不足以傷陰陽之和乎古之大臣皆以下士爲賢吐哺握髮未嘗少懈所以通達下情蒐覽人物共濟國事也今不務師古妄自尊大自井田旣廢養兵之費皆仰租稅漢唐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今也騁其私智市田以餉自謂策略高妙前無古人陛下知其非計嘗欲罷之有秋成舉行之命彼悍然不顧也白奪民田流毒數郡告牒棄物不售一錢遂

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飢死相望有司尚謂田惡日更月易無有已時姦佃乘之咸叛其主識者謂異日浙西有亂必自公田始不特若此又四出虎狼之吏使之磨牙張吻啖咋良民柯山一閩遠近爲之震驚若水三貪朝廷謂之妙選史越翁到郡數旬而聚斂至三百萬推剝之慘不言可知朝廷鋤去黠吏本以愛民也不知反以爲害一吏就擒視爲奇貨株連枝蔓殃數十家得錢數百千萬而猶未已質妻賣子破產亡軀哭泣載塗臣所親見堂堂天朝而甘爲破落州縣攤賴之



舉凡此數者皆爲陛下失畿甸之心者也江漢上流國家重地中興之後簡畀名臣彈壓撫摩未始偏廢今也舉而付之一夫容養姑息如奉驕子頤指氣使求得欲從斬剽殺伐徧于湖廣監司守令畏懾而不敢爭使陛下割殘遺民淪墜湯火而莫之救江西湖北歲糴給錢其來已久今亦半給告牒人情寧不洶洶以至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法苛急而商賈怨比日以來復聞廣寇贛盜相挺而起凡此數者皆爲陛下失遠民之心者也然此特臣田間所知萬分之一二耳淮海以西嶺蜀以

東千萬人之怨又奚止是哉陛下所恃以有天下者人心而已今大臣盡失之則其相與愁痛號咷哀籲上蒼產妖鍾孽以警悟陛下以昭示危亡又何足怪哉況近歲以來天生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立人本朝惟知有權門而不知有君父或稱其再造王室或稱其元勳不世或直以爲功不在禹周公下虛美溢譽日至上前熒惑聖明掩蔽罪惡遂使陛下深居九重專倚一相高枕而臥謂如泰山四維之真可倚不知下失人心上招天譴乃至于此豈非羣臣附下周上之所致哉陛下試觀五

年之間廷紳奏疏不知凡幾千百亦有一語事關廊廟者乎意之異己者盡斥位之偏己者盡除上自執政侍從下至小小朝紳無一人而非其黨雖學校諸生亦復數年噤無一語言路久已荆棘所以養成大臣橫逆之氣人怨天怒不至于彗出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漢唐以來視爲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亦嘗奮發剛斷一日而罷二相今彗星之應至不忍言豈雷變發非時之比況人心皇皇萬口一辭皆指其人獨陛下不悟耳且后妃之家不得爲執政官仁宗皇帝之著令也政宣犯之

終致禍敗陛下違仁宗之令典蹈政宣之覆轍固已不合天心久矣今遇非常之變而又不思改圖則亦何時而覺寤哉臣恐自今上天不復譴告而傷敗旋至矣臣忠憤所激不勝大願願陛下取崇寧彗出故事反覆披覽力見施行因大臣求退而亟許之取庚申以來一切刻薄害人之政卽日罷去申嚴仁宗著令爲子孫萬世之法而又盡滌聖心力行好事收召貞賢昭洗冤魄以答天心以慰人望如此十日而妖星不滅則寸斬臣以謝大臣以戒狂妄臣不敢辭干冒天威不勝震懼之至

貼黃

臣犬馬之齒六十有四正先臣捐軀徇國之年自草此疏卽以一死自待蓋未必膏陛下斧鉞而大臣怨毒則有不可測者陛下若欲保全微臣乞勿以臣疏付外臣非畏死蓋恐一綫言路遂絕非陛下之利也伏乞睿照

奏乞下詔趣諸路勤王之師狀

臣竊見朝廷屢促諸道勤王之師今已日久尙未有至者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豈臣子願望翱翔之日昔靖

康之難勤王之師不待督促四面而至特姦臣耿南仲輩以議和卻之其不可追之悔至今言之令人於邑明受之變張浚呂頤浩爲諸鎮唱號召韓世忠張俊之徒入援遂梟二凶成反正之偉功蓋君父艱危之際凡委質爲臣者皆當不待詔告如手足之扞頭目子弟之救父兄今乃或掣肘于權姦擁重兵而不動或私庇于鄉井留精銳以自全甚至搜入衛之旅半道邀之以去措意如此公議指之謂其有無君之心而後敢若此視俊頤浩寧不愧死乎臣愚欲望陛下亟下明詔以卻責之

專遣一介之使監其調遣必師旅就道而後許還其有能率先諸道而至者不惜厚賞以加旌異如尚首鼠兩端逗撓不進重加紕責雖赦不原庶幾援師四合神京不聳此今日機務之至大至急者惟陛下幸聽而速圖之臣不勝惓惓

案宋史度宗本紀咸淳四年九月元兵始圍襄樊高斯得傳云元軍下襄陽斯

得疏論言事最爲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郎是疏當是官起居舍人兼侍講權工部侍郎時所上

取堂存稿卷一

程